

# 我的启蒙老师

谭昕

袁廉亭既是我的启蒙老师又是教我时间最长的老师,我的小学一至四年级一直是在袁老师教育下度过的。

袁老师1919年生人,自20岁就在武清区南蔡村镇定福庄村初级小学教书,一直到1979年年底退休,退休后又在学校补差三年,在本村教书长达40余年,是我们村两代人的启蒙老师。

袁老师自幼落下腿脚残疾,在家境不富裕的情况下,父母为了他将来能生存,倾其所有供其上学。袁老师天资聪颖又勤奋刻苦,学习成绩名列前茅,然而农耕人家没有能力供他继续读书,他高小仅上一年就辍学在家自学,到了15岁托人到天津一家商户当学徒谋生。因为袁老师能写会算,为人又诚实勤奋,在学徒期间老板就安排他管理账簿,当上了账房先生。1939年天津发大水,商户倒闭后,袁老师回村应聘,当上初级小学教员。

我是1962年入学的,那时袁老师已有二十七年的教龄,积累了丰富的教学经验。袁老师教学严谨,对学生要求很严,其板书有柳体的风范。

我们农村小学是复式班教学模式,我上一年级的的时候和四年级同在一个教室上课,袁老师将两个不同年級的课安排得井井有条,在给高年级讲课时安排低年级写作业,当低年级作业写完时,又安排高年级做课上练习再给低年级讲课。上自习课时,袁老师一边批改作业一边进行辅导,没有一刻清闲。

我上小学时袁老师已有四十多岁了,和我们的父辈年龄相当。袁老师对待我们就像父亲一样既严厉又疼爱,有几件小事至今记忆犹新。

我们小学的校址是1949年前的药王庙,我所在的教室就是庙的正殿。五间正殿又高又大,夏天还好,但到了冬天教室特别的冷。每到冬季,教室中间放一个用大铁桶做成的简易炉子,到了三年级后,男学生按照值日表提前到校生炉子,袁老师担心我们年纪小生不好火,特意提前到校指导大家。记得一个三九天的早晨,风雪交加,我们几个值日生顶风冒雪来到学校,本以为袁老师像往常一样先到了,但今天学校的门依然锁着,我们几个就一边扫雪一边等袁老师。“你们看,袁老师来了。”我抬头一看,袁老师拄着拐杖艰难地向学校走来,只见他头发和后背落下一层雪,额头上冒着热气,眉毛和嘴角上挂着冰霜,身后的雪地上留下深深的脚印,残疾的左腿划出一道道沟痕。我们想上前搀扶他,袁老师摆摆手,急忙从衣兜里掏出钥匙说:“今天有点儿晚了,你们赶紧开门生炉子去吧。”

大教室虽然有炉子取暖,但温度还是不高,离炉子远的学生总感到手脚发凉。袁老师就把家庭条件差、穿戴单薄的学生调整到炉子周围的座位上。在特别寒冷的时候,袁老师在每节课上都安排出一两分钟时间,让大家搓搓手跺跺脚。几年下来,班里没有一个同学手脚冻伤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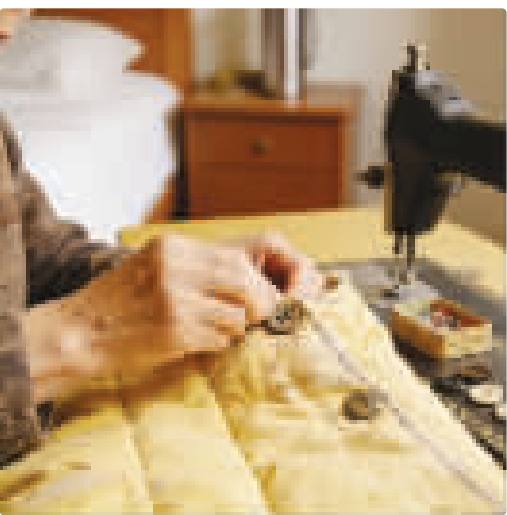
到了夏天,最让袁老师操心的是我们这些男孩子。夏季有午休,大人们睡午觉,可男孩子精力旺盛根本睡不着,不是到京津公路大堤上打鸟、捉蜻蜓、套知了,就是到村子周边的几个水坑里游泳、捉鱼摸虾,玩够了才上学,可下午一上课就昏昏欲睡打瞌睡,袁老师时常用教鞭拍打讲台,让大家提起精神。为此,几乎每天中午放学时,袁老师都

要叮嘱大家要在家睡午觉,也实行了不少办法,但效果不佳。

后来,袁老师要求大家饭后到教室里集中睡午觉。我们的课桌椅是长条书桌和长条板凳,午休时一个人睡桌子一个人睡板凳,并安排值班生负责管理。躺桌子上的还能睡个踏实觉,躺长凳的睡着了容易掉下来,也就不敢再睡了。有人睡不着就无事生非,出怪声音影响大家午休,值班生又管不了。袁老师本来是在家午休,但为了同学们能睡好也来到教室午休,当大家都躺好后,袁老师才趴在讲台上短睡一会。现在想起来,他一个残疾人,上午要连续讲几节课,是多么需要在中午好好睡一觉恢复体力,但为了学生们能好好休息,他舍弃了自己的休息时间,下午又拖着疲惫的身躯继续为两个班的学生上课。

袁老师教过的学生整体水平之高在南蔡村镇教育系统内是公认的。1963年,我二哥谭富四年级升高小时考了全公社第一,袁老师喜上眉梢,高兴了好一段时间。1966年,我由初小升南蔡村高小时,我们村三十多名学生分到三个班,我和另两名同学分别为五年级三个班的班长,袁老师听到这个消息后感到无比骄傲。

袁老师92岁高寿去世,在我们村教书育人四十余载,前后教过的学生有千人左右,这些学生有的成为厅级干部,有的成为师团级军官,有的成为大学教授、高级专业技术职称人员、中小学高级教师、三甲医院主任医师,还有人成为农村基层干部或小有成就的企业家。同学们相聚之时总要提起袁老师,因为大家都一个共识——袁老师的启蒙基础教育使我们每一个人终身受益。



母亲担心我住单身宿舍冷,又起早贪黑地给我缝制了一条新棉裤。我背着行囊离开家赶往火车站时,母亲坚持在秋风中一直把我送到公路旁。泪眼婆娑中,走出很远的我一回头,母亲还伫立在秋风中目送着我……

1989年,非常流行绸子花纹面料的对襟棉袄,母亲和我爱人一核计,也给我做了一件。为了让我在机关工作穿得更体面些,母亲把忘记多年的襟扣和抽蒜疙瘩纽扣手艺又拾了起来。那几日,母亲把孙子哄睡后,就手把手教我爱人怎样襟扣和抽蒜疙瘩纽扣。当我穿着颇具东北特色的服装,随单位同事来到吉林市江南公园观看冰灯时,许多游人都投来艳羡的目光。

我的儿子长大后,母亲不顾年迈体弱,依然会年年提前缝制薄、厚两套棉衣棉裤。有时,当我们给孩子购买羽绒服时,母亲总会唠叨着:“十层单不如一层棉。”

如今,父母已在故乡山坳长眠。每年雪花飘落时,年值花甲的我依然会回忆起父母给予一生的温暖,想起他们节俭缩食赐予的浓浓关爱。母亲缝制的棉衣,每一次在梦境里,都是格外的暖。

# 我为导弹装备站过岗

崔双进

1968年2月,我参军入伍。经过两个月的新兵训练,分配到野战军某部2营4连。当时连队正在山西太原重型机械厂执行军管任务,我们这批新兵很快分配到各班排,跟随老兵们下车间、进科室。

太原重型机械厂规模庞大,厂内一栋栋车间整齐排列,厂里的铸铁、铸钢车间更具一定规模,火车可以把炼钢所需的原料直接运至炉前,将生产出的铁锭、钢坯及废渣运出。厂内的3个金属机加工车间更让人大开眼界,每个车间面积都有七八千平方米,成百上千的各种机床设备排列有序,场面令人震撼。

记得在一个金属机加工车间里,存放着一批军工装备,晚上须军队派人站岗守护。冬日里的一个晚上,我被派到这个车间站岗。我身穿棉大衣,肩上背着半自动步枪,走进这个车间,里面真大,高高的顶棚上有一个灯泡亮着,借着灯光看到各种样式的机床整齐排列,偌大的厂房里只有我一个人,四周鸦雀无声。我在里面巡视一圈,在车间一侧看到了要守护的目标——某型号的导弹发射装置。这批装备看上去不高,却占地一大片,几块长方形的大苫布盖在上面。我好奇地走上前,掀起苫布的一角往里一看,全是焊接过的钢管支架。我

想,这一定是导弹发射装备的一部分吧。我把苫布重新盖好,沿着车间里的甬道继续巡逻。

到了半夜时分,天气越发寒冷,走累了,便找个地方坐了下来。我把钢枪抱在怀里,不一会儿就迷迷糊糊打起盹来。不知过了多长时间,“咣”的一声巨响把我惊醒,听声音,好似有人用大锤在砸钢板一样。我立刻警觉起来,迅速站起,双手紧握钢枪,警惕地向周围搜索。车间高处顶棚上那盏灯泡仍在亮着,导弹发射装置上方的苫布依旧保持原样,车间里的机床还是那样整齐排列,四周寂静无声,只听见我的心在紧张地跳动。我仔细搜寻几圈什么也没有发现,于是松了口气,把手里的钢枪重新背在肩头。心想,刚才的响声到底从哪来的?

过了一会儿,我想起上学时学到的物理知识,金属具有热胀冷缩的特点,白天有的机床高速运转会产生热能,金属就会膨胀,到夜晚停止工作,气温过低,金属就会收缩。我想,道理是这个道理,可这“咣”的一声,动静也忒大了点儿。

后来,战友们听到我的讲述,也明白了其中的缘由,无论谁再去站岗,半夜听到“咣”的那声巨响时,也就能应对自如了。

# 淘米水里的鱼水情

孙连杰

1968年8月,我们榴弹炮连奉命去大连某靶场军训,夜间需住老乡家。我陪同司务长在村里巡视时发现,王大嫂家很适合炊事班做饭,便直率地向王大嫂坦言此事。王大嫂爽快地说:“军民一家,你们看锅灶合适就来我家开伙吧!”司务长深受感动:“我们该怎么感谢你呀!”

王大嫂家境殷实,我通过交谈得知,她还是个精打细算过日子的能手,对于细小的生活资源也不放过。她知道炊事班每天都有淘米水,于是便向司务长说:“淘米水是喂猪的好饲料,可别倒掉啊!”次日,王大嫂把一口铁锅让给炊事班用,在自家的院子砌了煨猪食的砖灶,又把一口泔水桶移在门口,炊事员每天都往泔水桶里倒淘米水。王大嫂用淘米水喂猪,既省粮又有营养,两头猪吃得肚子圆圆的,她乐在心头,喜上眉梢。

我们连到地方除了搞军训,还做群众工作,每天早起给老乡打扫院子、担水,晚间还要走访军烈属。侦察班战士黄庆国

住在军烈属李大叔家,经常看见李家的小儿子宏亮下午放学后就背起筐上山打猪草,经询问方知李家的猪饲料不足,只能把猪草剁碎拌在米糠里喂猪。小黄看到王大嫂家的泔水满缸,便对我说,要是舀给李家几瓢就能缓解军烈属饲料不足的状况,可身为一名战士,自己不好出头。我指点他向司务长汇报。

几天后,司务长见泔水桶里浮着油花和菜叶,便心有所思地对王大嫂说:“现在国家政策每户可养两头猪,猪出栏卖给国家,手头也富裕了,可有的家饲料不足,是个难题啊!”王大嫂是个一点就透的人,她见司务长面对泔水桶谈这事儿,其中必有用意,就快言快语地说:“司务长,炊事班的淘米水属于公有,我家不能独用,你有什么话就直说!”司务长心里有了底,找村干部商量后,军烈属也可以用炊事班的淘米水喂猪了。

军训后回驻地,营长在总结会上说:“用淘米水赈济鱼水情,搭建军民守望相助的平台,值得借鉴和传承。”

# 一张竹凉床

老 歌

每年夏天,我都会把家中的一张竹凉床(见右图)擦拭干净。这张竹凉床与我同龄,是父亲亲手为我打制的。

1937年12月,日本侵略者攻占杭州,家里的几间房子被炮火夷为平地。祖父祖母带着年仅4岁的父亲一路逃亡。逃亡途中,祖父失踪,音讯杳无。最后,祖母和父亲在浙江省西部的一个小县城落脚。为了生存,父亲13岁那年,拜当地一位篾匠为师,3年后学成手艺,开起一家竹器铺,然后娶妻生子,在这个小城落地生根。上世纪五、六、七十年代,是父亲竹器铺最风光的时期,那个年代物资贫乏,而江南地带,山上多是毛竹,人们就地取材,把毛竹制成各种各样的生活生产用具。父亲是当地有名的篾匠,他做的竹器美观又实用,价钱也非常公道,许多人专门找他做竹器。

江南的夏天非常炎热,人们消暑的“利器”无非是白天坐竹椅子,夜里睡竹篾席子或竹凉床。1967年,我出生的那年,父亲决定给我打一张竹凉床。他专门去距离县城四十多公里外的毛良坞乡,走进莽莽竹林,精挑细选出一根根毛竹,然后将选好的竹子破开,加工成用于制作凉床的构件,再将处理好的竹子构件进行组合,形成凉床的基本框架,没有使用任何铁钉或胶水。接着,父亲用一块细砂纸多次打磨,去除竹子表面的凸起和毛刺。最后,父亲让母亲烧几大锅热水对竹凉床进行浸泡,说是防霉处理。



这张竹凉床长一米九,宽七十厘米,高三十五厘米。记得童年许多个闷热的夏夜,母亲将竹凉床用井水擦拭后,将它放置在院子里,我躺在上面,竹子的纹理立即让我感受到丝丝清凉。而此时,母亲坐在一边缝衣服,父亲坐在一边喝茶。我看着满天繁星,听着此起彼伏的虫鸣、蛙声,渐渐进入甜美的梦乡。这个温馨的画面,我一生都不会忘记。

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,电风扇、空调等家电产品开始普及,父亲做的那张竹凉床渐渐淡出了我的生活,我将它放进了房子的一个角落。

2021年,老房子拆迁,当我看到那张竹凉床时,它已经呈现出酱红色,散发出岁月的暗光,但依旧结实如初。我顿时流泪了,想起已经去世的父母,想起过去那些温暖而又美好的岁月。

老房子里的很多东西我都丢弃了,唯独把这张竹凉床搬到了新房,并永远保存下去。

百姓春秋

# 棉衣入梦伴冬来

姚树森

料峭的寒风里,人们纷纷穿上样式各异的棉衣抵御御寒,我也经常在此刻想起母亲当年为儿女缝制棉衣的一幕幕往事。

母亲在32岁那年生下了我,4年后又生下我的小妹。我和小妹的先后降临,给饱尝生活艰辛的母亲增添了许多希冀和曙光。别看母亲腿脚不好,但对我们呵护得格外细腻,用一句“含在嘴里怕化了,举在头顶怕吓着”,是再贴切不过了。

等我们告别了摇篮,能在炕上、地下蹒跚学步时,母亲便会在每年立秋前开始给我们赶制棉衣。当时买布需要布票,父母为了我们每年都能穿上一套上下都是新布的棉衣棉裤,总是苦着自己,舍不得给自己添一件新衣服,还会把去年的厚棉衣拆洗干净,提前给我们缝制一套薄棉衣,在入冬和清明前后穿。记得每年树叶一泛黄,母亲便会找出我们去年穿过的棉衣,让我们挺胸站直,然后在我们背后丈量比划着,看到我们又增长了身高,袄袖也见短了不少,父母高兴得不时抚弄我们的小脑瓜。

母亲做棉衣的时候,是不让我们靠近的,唯恐针和剪子扎到我们。我领着小妹在炕头用父亲做木工活儿剩下的小木板拼搭各种玩具,母亲会拧开家里的电匣子,一边收听歌曲,一边在窗棂投进的阳光下低头给我们做棉衣。几日后,母亲就会把做好的薄棉衣叫我们试穿一下,如果哪不合身,母亲总是不厌其烦地重新加工一下,直到我们穿着合身、好看为止。

是很费工夫的。新棉花要在母亲手里细细摊开、揉撕、拍成片,然后再均匀的铺絮,絮一件棉衣母亲往往要在炕上忙碌很长时间。母亲为了我们严冬里不挨冻,常常还要在胳膊、腿及腰部加厚几层棉花,然后再用密密的针脚缝上。当年我们虽不懂“慈母手中线,游子身上衣”的深刻含义,但在母亲肩头和发梢沾满的棉絮里,在母亲对着阳光穿针引线的劳累中,也感到了母爱的真挚。

我十多岁后,就能帮家里购买一些生活用品及年货了。母亲为了我不把钱弄丢,每次做棉衣时,还特意在我的棉袄里面缝了个带扣的兜。当我从街里买回各种生活用品,从棉袄里兜里掏出剩下的零钱时,每个钢镚和纸币也都是暖暖的。

记得我上初三时,父母看见许多人家的孩子都穿上了棉“半大衣”,他们一商量,就用父亲单位发的劳保棉坎肩接了两个袖,给我做了件棉“半大衣”。母亲怕手缝的袖子被同学见笑,便拿着新买的黑斜纹布和棉花,求隔壁的张婶用缝纫机加工。那一天,母亲迈着不方便的腿脚,不时穿梭在我和张婶家,忙着给张婶絮棉花、打下手,中午和晚间还不忘给我们做饭。

翌日清晨,当我穿上崭新合体的棉“半大衣”,背上书包步出家门,在凛冽的寒风中走向校园时,父母乐了,他们眼里溢出的微笑都闪烁着晶莹的泪花。

1983年10月,我由营城煤矿调到舒兰矿务局工作。临走的前几天,年近花甲的

光影记忆

# 先进集体照

平 方

煤进行分类,把煤矸石、煤粉等杂质洗掉,将优质煤输送到炼焦炉里,烧成焦炭,然后用于炼铁。父亲参加工作后,以为有一身力气就可以做好工作了,没想到洗煤工序也需要知识,不识字连工作报表也不会写。父亲立即报名参加了厂里举办的扫盲班,经过半年多学习,拿到了扫盲初级合格证书。

父亲学了一些文化知识后,工作上更加得心应手,也能做一些报表之类的工作。这时,他们大班的工长调走了,车间领导就选父亲当大班工长。父亲有点畏惧心理,怕做不好这项工作,车间领导对父亲说:“陈师傅,您能很快掌握洗煤技能,又学了不少文

化知识,我们相信您一定能胜任这项工作!”在车间领导的鼓励下,父亲于1955年初当上了洗煤前部的工长。

当上工长后,父亲对工作兢兢业业,严格按技术规程进行管理。1956年,父亲所带的大班被厂里评为先进集体,父亲也被评为先进生产者。那一年的10月25日,父亲提议全班照一个先进集体照。下班后,全班人高高兴兴地来到照相馆,照了这张具有上世纪50年代特色的先进集体照。

**征稿启事:**如果您有记录昔日生活中精彩瞬间的老照片,可配上文字说明,发至邮箱lnsbxssy@163.com



上图是一张六十多年前的老照片,是父亲所在班组荣获厂先进小组的纪念照。照片中共有30名工人,父亲在第二排右数第四位,脸上洋溢着兴奋的神情。

1949年太原解放后,父亲到太钢当了一名工人。那时,太钢招收工人的方式很简单,只要能举起一个杠铃就可以了。父亲进厂后,分配到洗煤车间干洗煤工,就是将原